

· 葉文欽 ·

空軍氣象奇葩：劉廣英院長

引言

航機的飛行和氣象關係密切，特別在「飛航安全」方面，這對民用或軍用飛機都一樣，其中以飛機在「起飛和降落」過程最為關鍵，故對有一定規模的機場，一定要有一航空氣象觀測，觀測的頻率和標準，比一般常規氣象觀測更為嚴謹，所以航空氣象人員比氣象局的值班，承受的壓力是要緊張多了！

北伐成功之後，民國十八年，國民政府在南京中央軍校初辦航空，南京成立第一測候所，後來江西南昌（第二）、南城（第三）測候所，杭州笕橋中央航校創立就有氣象臺。民國二十五年底，劉衍淮、朱文榮分別進入笕橋航校、廣州分校，擔

任氣象教官兼氣象臺臺長；抗戰期間來自北京中央觀象臺、青島觀象臺、中研院氣象研究所及東南（中央）大學、山東大學、西南（清華）聯大，

主任又訓練十一至十五期正科生，及其他的高級班、候官班、復訓班、士官班……等。

所訓練的氣象專業生大量進入空軍服務；抗戰爆發之後，朱文榮（東南大學畢業、在氣象研究所）成為氣象部隊的負責人，劉衍淮（柏林大學博士、清華大學教授）成為軍方氣象教育的負責人，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，在雲南昆明空軍官校內，設立歸屬航空委員會的「空軍測候訓練班」，劉衍淮執教官校五至十二期飛行生的「航空氣象學」之後，全心投入航空氣象教育，為空軍培育氣象人才，民國二十九年第一期的測候生畢業，投入抗戰航機飛行的氣象保障行列，民國三十三年測候班搬遷到四川成都，併入空軍通信學校，抗戰勝利後擴大招生，並更名「空軍氣象訓練班」，直屬空軍訓練司令部管轄。空軍氣象人員的培訓，正科班一至五期在昆明、六至十期在成都，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初，氣象班才由劉班主任率員，經海南島三亞轉進臺灣高雄岡山，應該是最晚撤退來臺的空軍單位之一。來臺之後，劉衍淮還是擔任復訓班的主任，到民國四十九年因上校限年退伍，轉任師大地理系教授，在臺灣劉

劉衍淮所訓練的氣象學生，所發揮的功能主要在臺灣，在大陸時期他們只是基層人員，從實務中磨練經驗，氣象主要領導階層，是來自民間的受訓者。來臺之後，因當年日本不讓本地人學氣象，加上當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無人來臺、中央氣象局只有極少數人來臺，而空軍氣象當時過多的人力，正好可以填補民間氣象人員的不足。而由劉主任所訓練出第一至十五期的學生，為氣象局、民航局、氣象教育、航空公司、電視氣象服務，其中的幾位代表性人物如：吳宗堯（五期，氣象局局長）、曲克恭（六期，文大系主任）、林則銘（七期，華航主秘）、張領孝（七期，氣象局副局長）、喬鳳倫（八期，氣象局主秘）、馮鵬年（八期，氣象局主秘）、彭立（九期，臺大教授）、王時鼎（九期，氣象局科技中心主任）、俞家忠（九期，師大教授、基金會董事長）、曾憲瑗（十二期，民航副總臺長）、李富城（十三期，氣象主秘）、劉廣英（十五期，文大院長、氣象主秘）等，這是因他們從空軍退伍之後，在社會上又發揮了影響力。王時

鼎先生曾獲「國家科技獎」，是目前氣象學科唯一的代表，但他卻盛讚後期學弟劉廣英先生，是空軍氣象界的「奇葩」，作為劉廣英的學弟們，從軍中到社會的相處，的確不管在軍中或社會，劉廣英的影響力相當廣泛深遠。

投效軍旅的歷程與作為

國共內戰期間，山東一帶也是關內共軍的活躍區，後來他們發展成共軍的「第三野戰軍」，徐蚌會戰（淮海戰役）和渡江戰役，他們都是主力，差一點「解放臺灣戰爭」也由他們來執行（因韓戰爆發而終止）。在這混亂環境下，作為家中的長孫，祖母認為一定要保下，所以要其二叔帶著十來歲的劉廣英，從泰安到南京，隨即與表弟妹由姑姑帶來臺灣。進入省立基隆中學就讀，以第一名由初中部畢業，雖教務主任希望他能直升高中，但為減輕姑姑家負擔及養成獨立自主的精神，決定保送空軍通信學校，讀軍校當軍人去了。初級班十七期畢業後，當過三年的無線電裝備修護士，正好空軍官校氣象班第十五期獨立招生，從此走入漫長的氣象生涯；經過整整三十九年半的軍人歲月，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一日，劉廣英以空軍

少將從氣象聯隊長職務退伍，隨即展開另一段不同的專職教育生涯。

在軍中，劉廣英是一位幸運、有貴人相助，也是相當有能力的人。由於氣象班從十五期起，教育部承認授予「二專學資」，所以可以以報考「科學軍官班」名義，插班考入成功大學物理系就讀，畢業後分發空軍官校當教官，到理化系任文職助教，帶官校五十四、五十五期的物理實驗，與晚自習的輔導老師；也在官校時又考上「國防公費」出國（當年另有博士班由海軍王業鈞考上），於民國六十年赴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進修，六十二年獲碩士學位回國。在民國六十年代，能在國外得學位並回國服務，人數很少，那時都被視為是「青年才俊」，後來國內四大氣象名教授（蔡清彥、陳泰然、張隆男、洪秀雄），當時尚未回國。劉廣英回國後，上級將他派職到當時人人稱羨的「中山科學研究院」工作，但劉廣英主動表示願回到空軍本業服務，因此調回空軍氣象中心任職「高級氣象官」，和鄧施人負責國科會專題的研究計畫，主要從事氣象界才開始興起的「數值天氣預報」研究；由當時吳宗堯總幹事在氣象學會年會上宣布：「作業性數值預報已在空軍展開」，同時主要也為空

軍氣象培養電腦人才；劉廣英因獲得國外學位，並得以在中央大學（包括後來的中國文化大學、臺灣大學、中正理工學院）兼教，使得劉廣英未退伍之前，就已是桃李滿氣象界了。

劉廣英學習氣象專業的十五期時，最初是在空軍官校，與空官四十二、四十三期同時就學（後因官校改為四年制，於四十五期入學時，氣象訓練班再遷至「空軍通信電子學校」畢業的）；後來也在官校當過教官，因此與空軍主流的「飛行員」早有同學、師生的關係。在出國進修期間，因年資滿三年雖沒有佔實缺，也被主動晉升少校，太太通知時他都不敢相信；少校三年間從事研究，沒當過少校預報長、少校課長、中校參謀，也未進入參大受訓，當時氣象聯隊嚴聯隊長將獲得碩士學位的劉廣英，由少校氣象官直接提昇為中校預報課長，這也是他沒有想到的；有這良好機運的降臨，後來才有晉升少將聯隊長的機會。劉廣英為聯隊最主要的貢獻，是奠定了「氣象精進案」的基礎，保持往後空軍氣象部隊的裝備更新和人員培訓，能與時俱進，和國內外氣象界的發展接軌。

在氣象中心擔任預報課長的時期，劉廣英曾兩度受到外交部的邀請，

彩

頁

彩

頁

遠赴南美巴拉圭共和國擔任氣象顧問，因該國的氣象由軍方負責，除受到該國防部長重視，還代表我國將氣象裝備贈給巴國，該國總統史托史納爾將軍，親自出席聽取劉廣英簡報並接見，任務結束還受到巴國的贈勳；以氣象專業的知識，而能跨向外交領域，與其他幾位學長到利比亞等國工作的性質，完全不一樣，這是劉廣英一生很值得的回憶。

民國六十九年臺灣發生極為嚴重的大乾旱，春雨少、梅雨季出現空梅，連颱風也到八月二十七日才登陸，將全臺大乾旱一下子全部解除。當年大臺北地區民生用水出現危機，連新店的碧潭都見底了；該年第二階段人工增雨行動，從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五日密集針對南、北勢溪上空（當時翡翠水庫尚未建），展開高達一百零七架次的飛行任務，空軍的氣象官均有上機執勤機會；宋長志參謀總長發布命令，增補選C-119飛行中隊、空軍氣象中心，為該年九三軍人節的「國軍莒光連隊」，這是氣象部隊第一次獲選，劉廣英副主任也被選為該年全國好人好事「科技組」代表，受到表揚。近三十年前，國內推動國際間合作「臺灣地區中尺度實驗：TAMEX」，空軍氣象部隊及有關人

員，也是很重要的參與者及支援單位之一，劉廣英時任副聯隊長，最初他就參與「六人小組」的規劃工作，TAMEX野外觀測實驗執行期間（民國七十六年五至六月），劉廣英也是代表空軍，對外最重要的聯絡人。

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下旬連續兩個颱風（賽洛瑪、薇拉）毀了高雄、基隆兩港，民國七十年五月下旬梅雨季重創桃竹苗的「五二八水災」

，使政府及社會各階層對「自然災害」高度重視，連帶對中央氣象局（氣象作業電腦化）的投資就加大。蔣經國總統主持第九十七次軍事會談（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），主動指示「氣象預報正確與否，對三軍任務之遂行，關係極為重要，希繼續策畫裝備之更新與教育的精進，務期各項作業能達先進國家之水準。」國防部據此令空軍總部負責辦理，這指示當時由駐部副聯隊長劉廣英負責規劃。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一日劉廣英接任聯隊長，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總部核定「氣象精進案」計畫，但經費必須由國防部核定。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十三日，劉聯隊長由總



劉廣英將軍時任氣象中心副主任時，奉命支援人造雨作業約100小時，創科學之舉，接受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表揚（民70.01.16日）。

部參謀長陪同，向當時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及參謀本部各聯參長官，簡報氣象精進案的規劃內容，經總長徵詢在座長官意見，核示「全案照規劃核准執行」，執行期由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六年：「這包括各機場觀測系統由傳統換裝成自動觀測系統、作業及傳輸提昇為電腦自動化、人員持續的參訪及培訓等。」時程因經費必須分

期執行，待劉廣英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一日由空軍退伍，接任的聯隊長們，除照規劃執行，並隨時建案將老舊裝備汰新（如雙偏極化雷達換裝、新服務系統的引進）。劉廣英任內「氣象精進案」的核定實施，影響著實深遠，這是其他歷任聯隊長無法相比的，這要有眼光、魄力及耐心才行。

對社會的影響力

劉廣英從氣象聯隊長退伍後，立即置身於「作育英才」，接手激流勇退的曲克恭前聯隊長，擔任中國文化大學氣象（大氣科學）系主任，後來還受到張鏡湖董事長器重，接任理學院的院長（兼系主任），而且還經常出現在電視媒體上，是一位真正有知名度的將軍。這不只是他擔任聯隊長時，有遠見地推動「氣象精進案」，更在退伍之後發揮他的影響力，不管是對空軍氣象立場的維護、氣象學會會務的支持、還是推展海峽兩岸的氣象交流；而今天空軍氣象退伍人員聯誼會每年活動的運作，關鍵還是在擔任總幹事的劉廣英學長。王時鼎學長這位行政院（現稱總統）科技獎，氣象界至今唯一的獲獎人，也極為讚賞劉廣英，才會稱他是我們空軍氣象界的奇葩。

自劉廣英由國外得學位回國不久，就當選氣象學會的理監事迄今，是氣象學會極少數資深且真正發言有影響者之一，能為氣象界及空軍氣象表達心聲。氣象學會成立八十週年時，劉廣英正好擔任理事長，兩岸學會的理事長均率團互訪，為學會慶祝八十週年的風風光光畫下句點。本來他還可以再連任一次，但他以年滿七十歲為由，將下一屆的理事長職位，交給中央氣象局新任局長，文大氣象專業第一屆的辛江霖，這身段退的夠漂亮！但他的服務熱誠和影響力，氣象界會輕易放過劉院長嗎？常務監事不就是又落在劉教授的身上！

由於軍方退伍轉入學界服務，正逢開放探親、兩岸展開正面交流。劉廣英高瞻遠矚，他本身對大陸感情是很深的，除擔任學會理事長時親率團到大陸，參訪氣象學校、作業、學術界，他更以系主任、院長的身份，很早就為文大氣象師生組團到大陸參訪，把交流延展到新一代，推展開拓兩岸青年朋友之間的交流，是劉院長最大的心願，和「中國科學院」研究生院合作，後來發展擴大成長為兩岸研究生之間，年度氣象交流學術研討會，這是兩岸氣象界所公認、學子們所感念的。延續至今都是靠劉院長的支

持和堅持，當年來臺的年輕老師、碩博士生，有人在大陸氣象界已很有名氣及地位了。

劉廣英除在空軍官校當過教官，留學回國雖在氣象部隊服務，還在幾個大學的氣象學門及電腦課程兼過課；軍中正式退伍之後，全心再投入中國文化大學「作育英才」至今。劉廣英視學生為自己的兒女甚至於是孫子女，所以學生們喜歡稱劉院長為「老爹」，和學生間互動良好；到七十五歲時，張董事長才放了他「院長」職一馬，改為特邀講座，但上的課反而多了，好在劉教授育才心切也樂此不疲！擔任教職的前五年間，有一度還在華視每星期五播報氣象，他可是很認真的，每次一定先到氣象局預報中心，研究天氣圖與預報員溝通，並完成播報文稿的撰寫，才去錄影播出的；同時每星期完成一篇專欄，刊登在「青年日報」上，後來集結三百多篇文章出版「氣象掌故」一書，成為國軍文庫之一，廣發到基層連隊的圖書室中。近幾年他將這些文章再分門別類，增加內容圖片文獻，更加有說理性地，擴充成有氣象歷史文學戰爭的科普書，這三本書的書名分別是：「氣象萬千」、「天氣就在詩詞中」、「風起雲湧：氣象與作戰」，這樣發



軍事氣象聯誼會總幹事氣象聯隊前聯隊長劉廣英將軍（左二）等人於空軍司令部前合影。

揮的影響力就更大了。到現在劉廣英還常會出現在談話性的媒體節目中，但除氣象（災變）專業問題才表達意見，使他不同於天天「什麼都可以說」的媒體人，但他還是名嘴、有知名度的空軍及學界名人。

空軍氣象退伍人員聯誼會，是在王時鼎、劉廣英……等人，推動下成立的。這兩位學長均擔任過空軍氣象中心的主任，在軍方服務時，除對當

年侵臺颱風發布警報必須簽名負責，當時他們均獲得國科會獎助、主持專題研究計畫，更長期在民間大學兼教，現在很多民間氣象主管、管或老師，都是他們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。王時鼎從氣象中心主任提前退役，才使得他的同班同學羅季康得以接任主任，往後更當了五年的聯隊長，是空軍氣象界公認的「福將」。而劉廣英則一直擔任羅的副手，深受倚重。王時

鼎本人退伍後，旋被中央氣象局所網羅，為該局創立「氣象科技研究中心」，由該中心主任退休後，又被歷任局長禮聘為有給職的顧問，主持大型的颱風專題研究計畫，一直到八十歲才以義工的方式，繼續貢獻他的智慧。其研究成果在中央氣象局已有公開的網頁，每當颱風來襲時，是很重要的參考依據。而今天空軍氣象退伍人員聯誼會每年活動的運作，關鍵還是在擔任總幹事的劉廣英學長。

為了空軍氣象退伍人員更有向心力，在組織聯誼會時，徵詢老大哥拜會大學長，從民國九十年二月十一日成立，每年利用春節過後發函給退伍人

員，是拜年也安排聯誼，過去以臺北市內會餐為主，後來改為走出市區去參訪為重點，如民國九十四年到淡水小鎮並訪聯隊部，當時劉貴立總司令特給我們發賀函；也安排到宜蘭傳統藝術中心、花蓮太魯閣、南投日月潭、臺北大直空軍新司令部、戰地金門……，民國九十八年還特別安排江南遊，參觀上海世博會；在南京時，他陪伴高齡的老師——林則銘前聯隊長，爬上三百九十二階的階梯，向國父孫中山陵寢致敬；參觀北極閣氣象博物館，和留在大陸楊國祥老師（八期）於六十多年後再見面詳談，讓林學長（七期）感到真不虛此行。聯誼會還為一期老大哥魯依仁會長過壽，要不是有聯誼會，這些後期的學弟們，可真沒機會與老大哥們交流的。魯學長和朱文榮（空總首任氣象處長）等氣象前輩，隨空軍轉移時，隻身來到臺灣，直到大陸開放後，朱前輩八十歲時才等到他的髮妻，輾轉經國外來臺共度晚年；魯學長於開放探親後才回去探親，後來他的孫女來臺依親讀書並照顧爺爺，魯學長還保有航委會「測候訓練班」第一期的畢業證書及全班名冊。

劉廣英聯隊長退伍轉任中國文化大學擔任教授，民國八十三年是氣象

學會成立七十週年，兩岸氣象界首次雙向互訪交流，軍方幾位退伍的氣象人在劉廣英組織下，在正式研討會及參訪之後，我們另到泰山、黃山遊覽，在山東泰安時大家為劉院長的父親過八十大壽，並見到他在老家的親人們，這是大時代悲劇所造成的，也是一種無奈。「氣象」是為大眾服務的行業，臺灣和大陸有極大的差異。大陸電視的氣象播報，一定是氣象單位主導，是很重要的收入來源，所以他們的氣象局都有專業的影視設備；臺灣的電視公司喜愛俊男美女的主播，最早為電視臺建立專業氣象主播形象的，是在中國電視公司的馮鵬年（八期）學長，以後各電視媒體也各顯神通，向空軍、氣象局挖角聘用離職專業人員，不少位氣象主播也成為媒體界的名人，像空軍除劉廣英，後來還有李富城、俞川心、沈哇、謝維權、沈振雄、潘大綱……等上過電視，他們也均能為空軍氣象露臉提高知名度。

回饋與親情

劉廣英對氣象事業有使命感，近代我國氣象事業正式起源於民國元年的「中央觀象臺」，所以他要為氣象界編一本百年氣象史的書，也因氣象

聯隊成立六十週年，他也有意為空軍氣象部隊推動，再編一本歷史文獻集，在劉院長主導下，民國一〇三年下半年均已出版了！這對軍民氣象界來說，此種回饋是功德一件。

早在劉廣英擔任氣象學會理事長期間，就想推動我國的氣象史，可惜最後只三個單位來稿，無法成書。劉廣英由文大理學院長退職之後，決定以他的熱誠和人脈，來完成這牽涉很廣的事，其中僅就訪問各單位在職或退休的主官、管（局長、聯隊長、副校長、院長、系主任、組長、資深教授、資深預報員……），多達三十三位，並全程錄影存證；由各單位及資深氣象人員供稿的文章，由劉廣英負責統一串稿整理，前後花了近四年，分成十大篇、厚達五百二十頁的「中華民國一百年氣象史」，終於在氣象學會成立九十週年之際，由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正式出版。

空軍氣象退伍聯誼會成立的目的，除有聯誼性質，就是希望能編一本「軍事氣象史」，當年分配到任務的學長們，部分稿件大致已完成，可惜俞家忠、王時鼎兩位學長，已無法看到他們成

果的呈現。民國八十一（一九九二）年，劉廣英擔任氣象聯隊長期間，曾出版過「空軍氣象聯隊史蹟文獻集」，蒐集的十九篇文章，主要由「氣象預報與分析」的紀念特刊中選取，另外由「前輩訪問錄音實錄」、「聯隊所屬各部隊沿革史」三大部分所組成。時序進入民國一〇三（二〇一四）年十二月一日，正好是空軍氣象聯隊成立六十週年大慶，作為聯誼會



聯誼會人員至會長家拜訪，魯依仁會長（中間）、劉廣英總幹事（右2）、翁進登幹事（右1）、葉文欽幹事（左1）。

總幹事的劉廣英院長，召集幾位幹事討論，「聯誼會」能為氣象聯隊作何服務？因此，與聯隊討論協調後，希望再出一本「史蹟文獻續集」，不失為紀念六十週年的好辦法，因為經過這二十二年來的變化很大，空軍已完全換裝新一代戰機，而氣象的服務方式也完全不一樣，值得紀錄下來，這就是歷史。

除原有「氣象預報與分析」季刊外，「氣象學會會刊」、「中華民國的空軍」月刊，這些年來也刊登不少相關的空軍氣象史的文章，及已有的「軍事氣象史」初稿，可供選取。這二十二年來，由各期刊上所登的「氣象史誌文章總目錄」、聯隊各單位所呈報的「口述歷史重點摘要」，及各單位「可資紀念重要史蹟表」，以附錄方式陳獻。或許軍人的效率高，大概半年多的時光，由討論、選稿、補充新稿、校稿編排，這本由劉震武前司令、劉廣英前聯隊長、當時林得恩聯隊長寫「序」的新書，「空軍氣象聯隊甲子大慶史蹟文獻集」，民國一〇三年十一月份正式出版，全書共三九八頁，實際蒐錄了四十一篇各類的文章。

這本新書含蓋面不只是聯隊的六十週年而已，包括早期尚未進入空軍

之前的氣象前輩朱文榮（負責氣象業務）、劉衍淮（負責氣象教育），均納入文選；空軍氣象訓練班在大陸的歲月及其師生對氣象事業的貢獻，空軍氣象中心主任王時鼎，生前已留下紀錄；對空軍氣象人員早期國外受訓、對國家經建貢獻、對國內外學術界的實質交流、對於心戰空飄作業的協助、C-130偵察機特殊任務預報……等等，這些包括空軍氣象人員在內，都不太清楚的往事，俞家忠聯隊長都有完整的回顧；曲克恭聯隊長對美軍氣象顧問的協助、曾憲瑗副總臺長將空軍氣象對民航氣象的貢獻，他們都有完整的敘述；對空軍參與HANKY任務及推動氣象精進案，指派徐天佑聯隊長借這次機會，總算有完整文獻交待；得意於電視界獲「氣象將軍」名號，俞川心聯隊長寫出他的第二春；銜接這二十二年來的變化，時任聯隊長的林得恩，為空軍氣象中心、整個氣象部隊留下完整紀實的報導；張儀峰對機場天氣中心、翁進登對氣象臺，也均有記實的文章；劉廣英聯隊長補充了對氣象班一期老大哥、氣象總隊和氣象處合併為氣象聯隊，特別是空軍氣象人員國內外進修的回顧，有：「軍援（售）留美、國科會獎助、中山獎學金、國防公費、科學軍官班

、國內研究所進修」，這都為空軍氣象部隊培養了不少專業人才。早期很多學長們學成歸國後，還成為後來民間大學氣象本科師資的來源。本書還選刊：劉兆漢、蔡清彥、謝信良、林則銘等，為聯隊隊慶紀念特刊的文章，也選了「軍事氣象退伍人員聯誼會」舉辦活動五篇報導，是一本很全面述說空軍氣象史的專書。劉廣英由選稿到建議由何人撰寫某特定專題，是本書得以順利出版的關鍵。

海峽兩岸展開交流之後，劉廣英因退伍到大學任教，這與在部隊服務的性質有極大的差異。正好民國八十三（一九九四）年是兩岸共同的氣象學會七十週年紀念，兩岸氣象界正式展開雙向交流，初期劉廣英是文化大學的代表，當時他已為兩岸大學、研究生的交流，向大陸有關人士表達心願。他認為：「其父字輩為各為政黨爭權撕殺而結仇，他們這一輩備受波及流離失所也有仇恨，但年青人則無此包袱，應該讓他們多多交流。」二十年前大陸的經濟尚待起飛，認為當時的學生實在沒有能力，很難。但劉院長幫這些學生爭取來臺的機票經費，使兩岸大學、研究生的交流得以持續到現在；當年第一次來臺的博士生，現在已是中堅幹部，有的已貴為副

校長、系主任；劉廣英當年的設想，可說已達到他預期的構想。

劉廣英是民國二十四年出生於山東泰安，這裡有我國五岳之首「東嶽泰山」。開放探親之後，學會七十週年參訪活動結束，劉院長安排幾位空軍退伍人員再遊泰山、黃山，泰安就在泰山下，是登泰山的起點和門戶，在泰安大家和劉院長在大陸的家人見了面；學會八十週年，大陸應要求安排代表團參訪山東，當時劉院長是學會的理事長，我們在泰山日觀峰氣象臺史蹟室，看到展出我們十年前在氣象臺參訪的合照；學會九十週年，大陸提議兩岸氣象界，這次就到學會的發祥地青島，召開共同慶祝的座談會及研討會。事前大陸方面請劉院長務必將時間先空下來，劉院長很高興特別跟家人說，會回家吃晚飯。到大陸之後才得知，學會代表團因比氣象局參訪團少兩天，到曲阜參觀孔廟、孔府之後，學會團到濟南參觀泉城後，再出境。大家都知道到山東第一首選就是「登泰山」，經劉院長反應後，大家改到泰安登泰山，代表團成員都感謝劉院長，而劉廣英也得以如期回家吃晚飯。這次因院長太太沒來，我陪他回去他二叔小兒子的家，就在環泰山的公路邊，他三叔的兩個兒子特

別搭別人的車，由城外趕來與大哥見面，結果沒時間留下吃晚飯，又趕搭朋友的車回家去了；妹妹來了之後見到哥哥，那種感覺不一樣，會向阿哥撒嬌，嫂子怎沒回來？二叔小兒子原來就是二十年前，一大早就趕到泰安火車站，接我們的那位穿西裝的小伙子，這就是因戰亂而分離的家人。能與家人聯絡上，對兩岸的親人都是一種幸福，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運氣。

感想

由少校氣象官直接提升為中校課長，是劉廣英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之一，這是因空軍氣象的升遷管道非常不順暢，當然這次的晉升確也引起某些反彈，因為前面還有很多的學長，這要靠劉廣英的處事態度及工作表現來化解。氣象班十五期是年齡差距最大的一期，劉廣英並不是年齡最大的一位，但因他是初級（士官）班畢業，又服務過幾年才考進軍官班的，其年齡比十三期大，和十一、十二期相當，但由於他有國內學士、國外碩士學位，當時在軍中就是「青年才俊」，故嚴聯隊長敢於破格提昇，否則他就可能往後在空軍，有機會推動影響深遠，裝備更新、人員培訓的「氣

象精進案」。

劉廣英用人有一套，他擔任聯隊長時，所選用的參謀不是專用某人，而是換了很多位人選，且每人服務歷練的時間並不長；我認為這些參謀們的個性差異很大，但到他們退伍之後，劉廣英一樣能發揮每個人的專長。每位再有本事的長官，不可能事必躬親，也不必大小事都要管，這會累死自己，不一定會得到部屬的喝采；一位好的領導者，必須是懂得善用部屬的特長，這樣工作推動下來才會順暢



氣象聯隊現使用之雙偏極化都卜勒氣象雷達。

，被賦與工作的人，必能勇於承擔這任務，因為做起來心情愉快，有何困難也會自己設法解決，不會往上推，但要讓長官知道「哪裡」有問題待處理。

氣象聯隊是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一日，由氣象總隊和氣象處合併而成，當年五位飛行聯隊長：葉雲喬、柳哲生、郭偉立、劉大年、黃惟敬，都是中央航校第五期的同學；民國五十八年起，由氣象班畢業的張之達（一期）進升聯隊長，這給氣象專業人員帶來希望和信心，之後有：李炳支（四期）、嚴鑑坤（五期）、曲克恭（六期）、林則銘（七期）、俞家忠（九期）、羅季康（九期），他們都是在大陸學習畢業的，到第十三任聯隊長就交給在臺灣畢業的劉廣英（十五期）。隨著國軍精實案的推動，一度傳出氣象聯隊要被裁併，但氣象工作很專業，無法由其他專長人員可取代，退休的曲克恭聯隊長曾在氣象學會提案籲請，學會還發文給國防部、空軍總部，說明不能隨便裁併理由。好在空軍出身的李天羽接參謀總長，比較了解「氣象對軍事運作」的重要性，雖然少將被降為上校聯隊長，氣象聯隊的組織架構總算順利被保存下來了，據所知，其實空軍氣象與中央氣

象局的員額是差不多的。在歷任聯隊長當中，以劉廣英和氣象界及空軍同行退伍人員最有交集互動，他想到的，是能為氣象界做什麼？而不是氣象界要為他做什麼！所以這些年來，除教學、推動兩岸氣象交流，劉院長又完成三本氣象科普書、也主編兩本氣象史誌書；當然從他投入研究生涯開始到現在，劉院長已完成很多「氣象專題」的研究著作，他可以考慮利用自己八十歲生日，將這些著作整理出來裝訂成冊，送給圖書館、相關氣象單位及系所圖書室，這不只是為自己留下美好回憶，也是嘉惠後進、學子吸收經驗及迅速查詢資料的方便。

我和劉院長的互動交集算不少，從氣象中心、聯隊到氣象學會，因他是資深理事又當過學會理事長、常務監事；我退伍之後在學會工作，每年開會至少五次，劉院長都會來開會，發言也比較忠肯可行。劉廣英院長也能接受部屬提意見，可行的他會支持。在氣象中心時，我發現空軍累積很長時間的探空資料，只是統計數字是「死的資料」，我認為可向國科會提計畫加以再分析，但我也沒學位又不是單位主管，是沒資格向國科會提計畫的，劉院長願意當主持人、由我當共同主持人，一年後成果出來了，成

果要送去印書之前，先再送給主持人過目提供改進意見，劉院長翻閱後想了想，在我名下加上（主要撰稿者）幾個字，不一定要居功的心態，是很多人作不到的。我們這本研究成果，後來中央（國家）圖書館還來函說，美國國會圖書館要蒐藏，請我們再提供，俾便轉交。

英雄不怕出身低，除張學良之外（三十五歲就是上將、三軍副司令），任何將軍那一位不是經受訓、再由基層歷練升上來的，絕大部分就是學經歷齊全，也不一定有機會升將官。大家退伍之後，劉院長和學長、學弟、同學之間相處互動良好，我覺得他們初級班之間感情互動最好。劉院長的太太，從以前到現在，大家都叫她「劉姐」不稱「夫人」的，所以大家見面有如兄弟姊妹、很自然。劉廣英院長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一日由聯隊長任內退伍，在軍中服務了三十九年半，我也在同年退伍；劉長官離職之後，寄去一塊小牌上書四句話，我想很能概括他軍人的時光：

廣被精進為氣象，
英雄培訓自中心；
光榮生涯獻聯隊，
芸叢稱羨全空軍。